

林贤治散文随笔选

旷代的忧伤

林贤治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林贤治散文随笔选

旷代的忧伤

林贤治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代的忧伤 / 林贤治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14-20611-4

I. ①旷… II. ①林…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8959号

书 名 旷代的忧伤

著 者 林贤治

责 任 编 辑 王翔宇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1 000毫米×1 436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4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0611-4

定 价 38.00元 (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LU

目 录

看灵魂·····	1
火,一个殉道者·····	6
左拉和左拉们·····	11
囚 鹰·····	15
向晚的玫瑰云·····	20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26
旷代的忧伤·····	58
孤独的旅客·····	63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69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	75
平民的信使·····	86
寻找诗人·····	92
走向大旷野·····	98
墓地的红草莓·····	108
另一个高尔基·····	116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121

米沃什的根·····	134
包围凯尔泰斯·····	141
在死刑面前·····	147
可笑的骑士·····	158
最后的迷失·····	163
山之民·····	170
一个人的爱与死·····	174
存在的见证·····	193
文化遗民陈寅恪·····	200
读顾准·····	206
纪念李慎之先生·····	215
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226
夜读遇罗克·····	237
自由与恐惧·····	246
思想和思想者·····	253

酷刑：从肉体到精神·····262

盗版与地下印刷·····272

记忆或遗忘·····282

水与火(二章)·····289

散步·····294

读画(三章)·····297

读热烈的书·····305

让思想燃烧·····309

后记·····312

看 灵 魂

人与自然比邻而居，遂得以常常看风景。

风景是人类闲居或静处时，对自然的一种选择。所以，陶渊明有南山，梭罗有瓦尔顿湖，高更有塔希提岛。即如火山、海啸，也须在不相干的远处，才能观赏到蜿蜒流荡的美丽。列维坦站在崖头看海，放声恸哭，其实那已经是病，不是看风景了。

人生多苦辛。看风景是人生短暂的中断，是不带惊恐的逃跑，一直逃到踪影全无时，便是古来的隐者。

结庐在人境而无人世的烦忧，或许是令人神往的吧？然而可惜不能。威猛如魏武，当月明星稀之夜，尚有无枝可依的喟叹；豁达如东坡居士，月下访友，看庭中积水空明，树影绰约如藻荇交横，竟也无端兴起时不再来的寂寥。日落黄昏，雨打梨花，都会被风流倜傥的才子看出血泪来。所谓

惠特曼 (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国诗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 当过木工、排字工、教师、报纸编辑等。1855年出版《草叶集》, 以后多次重版。他的诗是美国个人主义精神的最生动的艺术体现, 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或“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或“一树梅花一放翁”, 都是在看风景时看到了自己。临到最后, 人总要面对自己。

做为人类而崇尚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与其看风景, 我想, 不如就看灵魂。

我不能想象, 世界上有哪一片大陆会比惠特曼更辽阔。在他那里, 群山耸立, 河川奔流, 大路箭一样射向远方。在他那里, 所有动植物都因为人迹的出现而充满生气, 既有急蹄, 巨翮, 强壮的枝柯, 自然也有知更的啼唱, 紫罗兰的芳馥, 繁密的草叶在爱抚间变得碧绿和温柔起来。在哥尼斯堡, 那个喜欢散步的智者不是仰望灿烂的星空, 就是俯视自己的内心, 俯仰之间, 摸索着通往人类的哲学道路。康德是一个宁静的湖。因为浩瀚, 致使有翻卷不已的波澜也全被人们忽略了。

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 卒于公元前71年), 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色雷斯人, 罗马侵入北希腊时被俘, 并被卖为角斗士奴隶, 送到卡普亚城一所角斗士学校参训。后发动起义, 起义队伍很快发展为十余万人, 多次战胜罗马军队。公元前71年春起义队伍遭到罗马军队围剿, 斯巴达克斯战死, 余部在意大利许多地区坚持战斗达十年之久。马克思称为“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



灵魂博大精深使人敬畏。爱因斯坦飓风似地, 在宇宙间往来驰骋, 虽或不见形迹, 而在日后的圣殿的废墟中, 却不难发现他的存在。

我热爱英雄的灵魂甚于太阳，因为他们庄严、热烈而慷慨的照临而常怀感激。在历史书里，我认识斯巴达克斯。如果说第一个神是普罗米修斯，那么，斯巴达克斯就是第一个人。自从他和他的兄弟握紧扭断的锁链而躺入血泊，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由是不再相信眼泪。马尔克斯曾经描画过一位“迷宫中的将军”，那是玻利瓦尔，他勇敢地放弃了从殖民者手中夺取的可以垄断的权力。由于目标过于远大，结果无人追随，在他所作的自我流放的无比孤寂的旅途中，我读懂了内心的坚强。我喜欢这个外形枯干而灵魂丰满的人。他是不屈的抵抗者，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我猜想，英雄的灵魂是由爱和意志所构成。有两个生活在囚狱中的汉子：康帕内拉和葛兰西，为了守卫梦中的太阳城，而先后战胜了无尽的苦刑、子弹和时间。当我知道他们同是意大利人的时候，是何等地惊服于人文思想的伟大呵！圣地佛罗伦萨，产生了又养育了多少伟美的灵魂！

有这样一些英雄，人生在战场和牢狱之外，却一样作无休止的抗争。他们的力量，仅仅留在纸片上，画布上，留在不可触及的动荡的旋律之中——

矮小的贝多芬，以他旋风击电般的音乐，扼住命运的咽喉。米勒毕生以农民的身份抵抗巴黎精致的画室艺术，决不肯在自己的土地上让出哪怕是木鞋大小的地方。对于上流社会，他有一种宁静的藐视。当人们向他啧啧描



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出生于德国波恩市，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被尊称为“乐圣”。其主要作品有《悲怆》奏鸣曲、《月光》奏鸣曲、《命运交响曲》（即第五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即第九交响曲）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881)，俄国作家。1849年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西伯利亚。归来后著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白痴》等，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



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奥地利作家。生于布拉格犹太中产阶级家庭, 死于肺病。长篇小说有《城堡》、《审判》, 短篇小说有《变形记》、《在苦役营》、《地洞》等。他的小说, 对于现代社会的异化的恐怖, 有着极其深刻的描述。

述王子命名仪式的壮观场面时, 他感叹道: “可怜的小王子!” 然而, 他笔下出现的农民, 一个个是圣徒般的完美。在铜黄色所铺设的同样的宁静安详底下, 分明隐藏着别一种情愫, 一种难言的心的悸动……

深邃的灵魂比峡谷还深。多少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望不见他那黑暗的底部, 然而却又同时感受到从谷底升腾起来的温暖的雾气。他真诚。

真诚是艺术的灵魂。卡夫卡只是因为真诚而变得极度虚怯, 所有纷纭怪诞的梦, 其实是缘于一种单纯。他是一棵孤独的树。西方有许多这样孤独的树。自我眷注使他们彼此远离, 唯荒原的风, 吹来复吹去, 逐个地抚慰他们, 成为他们共同的艰难的呼吸。

我喜欢忧郁的人, 一如喜欢孤独者。孤独者只身应对来自庞大的实体或虚无的挑战, 所以是勇敢的。忧郁却是无奈。“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是情思的无奈,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是哲思的无奈。李商隐守护烛火, 陆游骑驴远游, 龚定庵把箫而呜呜吹, 都是一种无奈。忧郁是感伤的姐妹。哈代, 赫塞, 契诃夫和蒲宁, 一生都在诉说忧郁。哈代在上流社会中隐瞒了乡下人的身份, 但是我知道, 虚伪不是他的灵魂所固有的。谎言是环境的产儿。他早已赤身裸体地站在自己的字行里了。我看得见, 他的灵魂不在“麦克门”, ——瞧他怎样深情地凝视德伯家的苔丝吧!

陆沉的神州有一个很西化的女子, 一生在刀边奔逐, 临死时竟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天性的柔弱吗? 新大陆有一个很东方的女子, 任流年似水, 把青春、诗、无望的爱全关闭在一个连一朵梔子花也没有的小房间里——“与自

己胸中悲哀的骑兵搏斗”——可是一种坚强？或许，坚强是人所应生成的，而柔弱是有待改变的，但谁又能说无期的忍受不是坚强呢？……

美丽的是灵魂，不是风景。

“任何桌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可以是一片风景，跟整个安第斯山脉一样……”谈到绘画时，杜步飞这么说过。桌子展现的风景，究其实，乃是灵魂的辉光。



我爱看灵魂。在风景那里，我纯然是一个陌生客，始终无法变做其中的一株树，一只鸟，跟随它们一起摇曳鸣唱；而一旦与灵魂相通，便当即为它所缠裹，无从回避那人性的无言的呼喊与倾诉。风景使人在静止和优雅中瘫痪，隐遁和沉迷，唯灵魂使人奋起，逼进，正直的站立着。多年以来，我默默注视东方的一具大灵魂，呐喊着且彷徨着的大灵魂，以致几乎忘却外面的世界和自身的存有——那是何等奇异的灵魂呵！灵魂的感通给人温热，给人濡润，使人在孤独和荒凉中无畏地茁长。大约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卡莱尔才讲说他的英雄，罗兰才写他的巨人传的罢？然而，大群的被称为“卑贱者”的灵魂，草野间的灵魂，痛苦而喑哑的灵魂，却以一代又一代顽强地保持着的高贵、完好的内质，叫我感动得流泪！……

秋瑾（1877—1907），字璩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4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归国后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与徐锡麟密谋起义，事发遇害。有《秋瑾集》。

乞乞科夫及其同行收买的是死魂灵，不是灵魂。

虚伪的人没有灵魂。

1990年8月

火,一个殉道者

火,剽悍而神秘。

世界上许多民族,早在几千年前的孩提时代,便把火当成它们的崇拜的图腾。热爱可以产生崇拜,但恐怖,也未尝不可以产生崇拜的。关于火的神话和传说,总是美丽得令人伤心,而历史则始终是那么严峻。普罗米修斯,所以终年以血肉饲高加索的鹰鹫,就因为盗取了“天火”的缘故。可是,先知不知道:火,带给人类的竟会是毁灭性的打击。打击面大的,有古来的战争,即所谓“兵燹”;小则可以成为一种对付思想者的酷刑!

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和战士布鲁诺,就是葬身于火的。古人渺矣。至今挑灯读斯人传,触指犹能感觉纸间逼人的灼热来——火呵火呵。

中世纪,在通史的卷帙里不过占薄薄的几十页,实际上

却绵亘了数百年。这期间，一切科学、哲学、艺术，都成了神学的婢女，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森凉的可怕的气氛。作为时代的象征物，宗教法庭出现了。这头专事搏噬“异端思想”的巨兽，其活动开始由地方教会进行，尔后便设立了中央集权的教皇异端裁判所。在欧洲，到处布置着眼睛、暗探和伪造者。他们的生存方式，惟靠告发那些据说是抨击教会或对教义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只要一旦成为嫌疑犯，就得接受各种酷刑，直至终身监禁或烧死。后来的宗教改革家迫害异己，一律用的火与剑。他们努力铲除思想不同的人，手段的残酷丝毫不逊于他们的祖宗和兄弟，正统的教廷分子。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就是被新教徒的领袖加尔文亲自下令烧死的。

布鲁诺重复了塞尔维特的结局。对于他，本来是有许多可以脱逃的机会的，但都被他一一抛弃了！我不知道昆虫学家怎样解释飞蛾赴火的现象，可惊异的是，在生物界，不同的生命实体，竟至于追求同一种热烈的死亡！



布鲁诺的道路不是开始时就布满了荆棘。这个诺拉人，18岁就被授予修士的神品，以后逐步升为副助祭、助祭，直至神父的职务。不幸的是迷上了思考。自从在教义里，在传统哲学权威亚里士多德的本本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他变得躁动起来了。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么？太阳呢？一个太阳还是千万个太阳？……从怀疑的头一天起，他就理所当然地被置于教会和世俗的对立位置上。可怕的悬崖。要不要勒紧缰绳？还是策纵前往？披着神学家

布鲁诺（1548-1600），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天文学家、哲学家。由于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被捕，囚禁在罗马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在长达七年的审讯后被判火刑。著有《论原因、本原和统一》、《论无限的宇宙和多世界》等。

的外衣，内心却是皈依真理的英雄激情者——难道这是可能的么？当他决意接过哥白尼的天体学说，去摧毁教士和庸俗哲学家制造的贫乏的天穹时，便立即成了追捕的对象。他逃跑了。

西谚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拉人前往罗马的道路并不通畅。危机四伏。他不得不做了一件新僧服披上，以期获得一种安全感。他辗转到过许多地方：日内瓦，巴黎，伦敦，布拉格，威尼斯……只要决心放弃危险的思想，他不是不可以选择某个驿站作为一生永久的居所。由于博学，他曾不只一次被聘为教授。倘使甘于充当神学教义的一名诠释者，谁敢保证他不能成为奥古斯丁的光荣后代呢？可怕的是自我放逐。这个逃亡的修士，流浪的哲学家，不安分的自由思想者，竟公然宣布自己是不属于任何一所学院的“独立院士”！在大学讲坛上，他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使命，继续抨击权威的偏见。他太爱议论了。面对大群的博士方帽，竟也那么咄咄逼人，一点不肯退让；甚至在书籍审查官的眼皮底下，不断出版自己的叛逆性著作！背教者是没有出路的。银铛入狱，自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面前只有一条道路通往遥远的自由。布鲁诺知道，那就是悔罪！在异端裁判所推事们的面前表示顺从！但是，他没有做到。是的，为了逃出牢笼，他不得不坚持明显的谎话；而只要回到狱中，就决不会像其他犯人一样，对墙上的圣像下跪，祈祷，唱赞美诗，顶礼膜拜。80个月以后，宗教裁判所把重点放在被告的言论和著作上面，从中选择几条肯定无疑的异端论点，定为《八条异端论点》，要他承认，并且表示放弃的决心。否则，将作为“顽抗到底”的异端犯在火刑架上烧死。

布鲁诺的答复将决定他的命运。幸好他承认了。

呵，你不是说过，英勇地死于某个时代，结果却是不死于一切时代么？那么，你为什么要逃避死亡呢？你曾经把你的时代说成是“变节者的时代”，背叛自己难道不是背叛？放弃你所追求，你所创造，你为之生活为之奋斗的东西，难道不是变节？比起那些为了一根肉骨头而愿意出卖一切的可怜的瞎子，你这个变节者是否更坏？……

布鲁诺要求重新给他拿来文具、削笔刀和眼镜。接着，教皇收到了他的一份声明：拒绝承认一切错误！噢，经过多年的磨难，这囚犯居然还有力量反抗！

最后40天！宗教裁判所相当宽容，给了布鲁诺40天时间，让他再三考虑面临的下场。40天！还有40天！只有40天！然而，一切说服工作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机会仍然被他放弃了！

1600年2月，布鲁诺被正式宣布处以火刑，其一切作品当众焚毁并列入禁书目录。他没有屈服。他站了起来。他朝向审判他的人，神情决绝而严峻地高声说道：

“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宣判更感到恐惧！”

布鲁诺。八年的囚禁日子结束了。所有属于他的日子都结束了。天亮之前，他被换上了异端犯的囚衣。一把特制的铁钳夹住舌头。除了脑袋，舌头自然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件了。然后是火。火。火。鲜花广场没有鲜花，只有火。铁链。火刑架。一根杆子把耶稣像从远处伸了过来。眼睛闪闪若有雷电。他伸直颈项，立即转过脸去！事实证明，宗教裁判所的裁判无误：布鲁诺，确乎是神的最顽固的敌人。

在中世纪，拿一个人的力量去对抗一个制度化了的庞大的宗教体系，肯定是绝望的。那么，布鲁诺的希望在哪儿？

未来？遥遥的未来与一名死囚有什么关系？也许，希望和绝望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所以敢于蔑视熊熊的火刑柱，仅仅是出于内心的使命，内在的激情，对于思想的迷恋。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猎人阿克特翁，因为窥见了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结果遭到女神的报复，在追逐中最后变做了一头鹿。戏剧性在于：猎人反而成了猎物，被自己的猎狗撕成碎块！在这里，真理是狄安娜，被撕成碎块的猎人是布鲁诺。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结果做出了最彻底的牺牲。追求是执著的，持久的，残酷的，所以是崇高的。最美好的词汇都被诗人用来歌颂坚贞的爱情，我们将用什么语言去歌颂这种比爱情更为崇高的情操呢？

马克思把偷窃“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称作“哲学历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死于火刑架的布鲁诺，不也是这样一个圣者和殉道者么？他一样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忠顺奴仆”，却以最深沉的苦难和最坦荡的牺牲，完成了自己的人格。

关于宇宙天体的多元、无限，运动的学说，在今天，已经成为小学生的常识。那么，布鲁诺当时是否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呢？他是不是过于严肃了一点？不过，倘使从来未曾出现过布鲁诺一样的“太阳的儿子，宇宙的公民”，我们是不是仍然得躲向僧侣的袍角，猜有关世界的哑谜呢？全书的结束语道：“人类是经过火刑架飞向宇宙的。”难道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所谓历史么？

而今，于数百年之外回望中世纪，无论专制、苦难与抗争，毕竟都如古成语说的“隔岸观火”，可堪鉴赏。把笔之顷，夜凉如水；呷一口清冽冽的茉莉茶，听一段咿咿呀呀的时代曲，此等情调，去布鲁诺则远矣！

左拉和左拉们

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1896年，有关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德国间谍与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是，战争部及军事法庭不但无意纠错，而且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调离该情报机关负责人，公然判处真正泄密的德国间谍无罪。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连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直至致总统的公开信，即有名的《我控诉》，由此引发整个法国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接着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一年后返回法国，继续与军方斗争。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4年后，蒙冤长达12年的德雷福斯才获正式昭雪。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事件。